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之三十三

真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三三十三同卷真十一

鈞世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
曉今人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
彼難曉猶溝澮之方江河螳埴之並高岱矣
故水不發崑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
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抱朴子答
曰夫論管宄者不可問以九陔之無外習拘
闕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
鬼匪神其形器雖冶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

在乎方策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
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
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絕亡失者
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
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

真十一

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贍麗也毛
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
都之汪濊博富也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
作者何也然守株之徒嘍嘍所翫有耳無目
何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神今世所著爲

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劔以詐刻加價
弊方以偽題見寶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
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
於瓦礫也然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
爲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
然而譬言如東甌之木長洲之林梓豫雖多而
未可謂之爲大廈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雲
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雖饒而未可謂之
爲煎燉之盛膳渝狄之嘉味也今詩與古詩
俱有義理而盈於差美方之於士並有德行

而一人偏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
俱體國色而一人獨閑百伎不可混爲無異
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
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盧鈐之詩
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

真十一

二

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
出軍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
條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
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
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

所作也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彫飾
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蜀錦麗而且堅未
可謂之減於蓑衣輜駟妍而又牢未可謂之
不及推車也書猶言也若入談語故爲知有
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
若言以易曉爲辨則書何故以難知爲好哉
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
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舉
也世人皆知之快於曩矣何以獨文章不及

古邪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百六十一

省煩

三

抱朴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彌綸人理誠
爲曲備然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邪人倫雖
以有禮爲貴但當令足以敘等威而表情敬

何在乎升降揖讓之繁重拜起俯伏之無已
邪往者天下乂安四方無事好古官長時或
修之至乃講試累月督以楚捷晝夜修習廢
寢與食經時學之一日試之執卷從事案文
舉黜黜謫之罰又在其間猶有過誤不得其
意而欲以爲以此爲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
此墨子所謂累世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
其事者也古人詢于芻蕘博採童謠狂夫之
言猶在擇焉至於墨子之論不能非也但其
張刑網開塗徑浹人事備王道不能曲述耳

至於譏葬厚刺禮煩未可棄也自建安之後
魏之武文送終之制務在儉薄此則墨子之
道有可行矣余以爲喪亂旣平朝野無爲王
者所制自君作古可命精學洽聞之士才任
損益免於拘愚者使刪定三禮割棄不要次
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其煩重遊說
辭異而義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無所傷
損卒可斷約而舉之勿令沈隱復有凝滯其
言凶器用之物俎豆觚觶之屬衣冠車服之
制旗章采色之美宮室尊卑之品朝饗賓主

之儀祭奠殯葬之變郊祀禘祫之法社稷山川之禮皆可減省務令約儉夫約則易從儉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薄不煩則滋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不苛矣拜伏揖讓之節升降盤旋之容使足敘事無令小碎

條牒各別令易案用今五禮混撓雜飾紛錯枝分葉散重出乎見更相貫涉舊儒尋案猶多所滯駁難漸廣異同無已殊理兼說歲增月長自非至精莫不惑悶躊躇歧路之衢愁勞群疑之藪煎神瀝思考校叛例嘗有窮年

竟不豁了治之勤苦決嫌無地呻吟尋折憔悴決角修之華首不立妨費日月廢棄他業愁困後生真未央矣長致章句多於本書今若破合雜俗次比種稷刪削不急抗其綱較其令炳若日月之著明灼若五色之有定息學者萬倍之役弭諸儒爭訟之煩將來達者觀之當美於今之視周矣此亦改燒石去血食之比無所憚難而恨恨於惜懷推車遲於去巢居也然守常之徒而卒聞此義必將愕然創見謂之狂生矣夫三王不相沿樂五帝

不相襲禮而其移風易俗安上治民一也或
革或因損益懷善何必當乘船以登山策馬
以涉川被帛以升廟堂重裘以當隆暑乎若
謂古事終不可變則棺槨不當代薪埋衣裳
不宜改裸袒矣

真十一

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二

尚博

抱朴子曰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
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
方之則林薄之禪嵩嶽也雖津塗殊闢而進
德同歸雖離於舉趾而合於興化故通人總
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致焉古人歎
息於才難故謂百世爲隨踵不以璞非崑山
而棄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
言是以間陌之拙詩軍旅之鞠誓或詞鄙喻

陋簡不盈十猶見撰錄亞次典誥百家之言
與善一揆譬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
針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漢魏以來群言
彌繁雖義深於玄淵辭贍於波濤施之可以
臻徵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后土召環雉於大
荒之外安圓堵於幽夏之內近弭禍亂之階
遠垂長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
得騁驛騷之迹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
三墳之末也拘繫之徒桎梏淺隘之中挈瓶
訓詁之間輕竒賤異謂爲不急或云小道不

足觀或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錙銖可以
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群色
會而袞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或貴愛詩
賦淺近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磋
切之至言爲駮拙以虛華之小辯爲妍巧真

真十一

六

僞顛倒玉石混殽同廣樂於桑間鈞龍章於
卉服悠悠皆然可歎可慨者也或曰著述雖
繁適可以騁辭耀藻無補救於得失未若德
行不言之訓故顏閔爲上而游夏乃次四科
之格學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爲餘事而吾

子不褒崇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荅
曰德行爲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
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
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吾故
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曰
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
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
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譏矣文之體略可得
聞乎抱朴子荅曰筌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
得無筌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

夫翰迹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密源流
至到之脩短蘊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
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
光熠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譬
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

具十一

七

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強弱各殊氣而俗士
唯見能染毫畫紙者便槩之一例斯伯牙所
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蓋刻削
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稱授琴者至衆而
夔襄專知音之難厖馬千駟而騏驥有邈群

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
過衆者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
丈謂之餘事末之前聞夫上天之所以垂象
唐虞之所以爲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旦
定聖謚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八
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
所在雖賤猶貴犬羊之鞮未得比焉且夫本
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
珠玉之居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尺
尺爾則文章雖爲德行之弟末可呼爲餘事

也或曰今世所為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之理乎抱朴子荅曰百家之言雖有步起皆出碩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之古人不必悉減也或有汪濊玄曠合契作者內闢不測之深源外播不匱之遠流其所祖宗也高其所紬繹也妙變化不繫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礙闕於一塗之逼促是以偏嗜酸醎者莫能識其味用思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應龍徐舉顧盼凌雲汗血緩步呼吸千里而螻螳怪其无階而高致

駑蹇患其過已之不漸也若夫馳驟於詩論
之中周旋於傳記之間而以常情覽巨異以
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精以甚淺揣甚深
雖始自髻鬪訖于振素猶不得也夫賞其快
者必譽之以好而不得曉者必毀之以惡自

真十一

八

然之理也於是以其所不解者為虛誕悽

力侯

切敬也

誠以為爾未必違情以傷物也又世俗

率神貴古昔而黷賤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
謂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雖有連城之珍猶
謂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雖有擬斷之劍猶

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起死之藥猶
謂之不及和鵲之所合也雖有超群之人猶
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
謂之不及前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
於當時大玄見蚩薄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
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
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許
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
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剝絃者諒有以而

然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三

漢過

真上

九

抱朴子曰歷覽前載逮乎近代道微俗弊莫
劇漢末也當塗端右闡官之徒操弄神器秉
國之鈞廢正興邪殘仁害義蹲踏背憎即龍

從昧同惡成群汲引姦黨吞財多藏不知紀
極而不能散錙銖之薄施振清廉之窮儉焉
進官則非多財者不達也獄訟則非厚貨者
不直也官高勢重力足拔才而不能發毫釐
之片言進益時之翹俊也其所用也不越於
妻妾之戚屬其惠澤也不出乎近習之庸瑣
莫戒臧文竊位之譏靡追解狐忘私之義分
祿以擬王林致士以由方回故列子比屋而
門無鄭陽之恤高概成群而不遭暴生之薦
抑挫獨立推進附已此樊姬所以掩口馮唐

所以永慨也于時率皆素飡偷容掩德蔽賢
忌有功而危之疾清白而排之諱忠謹而陷
之惡特立而擯之柔媚者受崇飾之祐方稜
者蒙訕棄之患養豺狼而殲麟虞殖枳棘而
剪椒桂於是傲兀不檢九轉萍流者謂之弘
偉大量苛碎峭嶮懷螫挾毒者謂之公方正
直令色警惠有貌無心者謂之機神朗徹利
口小辯希指巧言者謂之標領清妍粹突萍
鷺驕矜輕佻者謂之魏我瑰桀嗜酒好色闇
茸無疑者謂之率任不矯求取不廉好奪無

足者謂之淹曠達節蓬髮褻服遊集非類者
謂之通美沉愛反經詭聖順非而博者謂之
莊老之客嘲弄啖領凌尚侮慢者謂之蕭豁
雅韻毀方投圓面從響應者謂之絕倫之秀
憑倚權豪推貨履徑者謂之知變之奇嬾看

真十一

十

文書望空下名者謂之業大志高仰賴強親
位過其才者謂之四豪之匹輸貨勢門以市
名爵者謂之輕財貴義結黨合譽行與口違
者謂之以文會友左道邪術假託鬼怪者謂
之通靈神人卜占小數誑飾禍福者謂之知

來之妙盤足馬弄稍

山角切

一夫之勇者謂之上

將之元合離道聽偶俗而言者謂之英才碩
儒若夫體亮行高神清量遠不諂笑以取悅
不曲言以負心含霜履雪義不苟合據道推
方嶷然不群風雖疾而枝不撓身雖困而操
不改進則切辭正論攻過箴闕退則端誠杜
私知無不爲者謂之閭駉徒苦夙興夜寐退
食自公憂勞損益畢力爲政者謂之小器俗
吏於是明哲色斯而幽遁高俊括囊而佯愚
疏賤者奮飛以擇木繫制者曲從而朝隱知

者不肯吐其祕筭勇者不爲致其果毅忠蹇
離退姦凶得志邪流溢而不可遏也僞塗闢
而不可杜也以臻乎凌上替下盜賊多有宦
者奪人主之威三九死庸豎之手忠賢望士
謂之黨人囚捕誅鋤天下嗟嗷無罪無辜閉

真十一

十一

門遇禍微烟起於蕭牆而飈焚徧於宇宙淺
隙發於膚寸而波濤漂乎四極金城屠於庶
寇湯池抗於一葦勁銳望塵而冰泮征人倒
戈而奔北飛鋒荐於宸闈左袵掠於禁省禾
黍生於廟堂榛莠秀乎玉階雲觀變爲狐兔

之藪象魏化爲虎豹之蹊東序烟燼於委灰
生民焦淪於淵火凶家害國得罪竹帛良史
無褒言金石無德音夫何哉失人故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三



